

續後漢書

附義例

四



書 漢 後 繢  
義音 例義附  
(四)

蕭 常 撰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撰者

蕭常

發行人

王上海河南南路五

印刷所

上海河南南路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書漢後續  
義音例義附  
冊四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 續後漢書卷第三十六

## 魏載記第三

荀彧

荀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祖淑，朗陵令。父緹，濟南相。時宦寺用事，中常侍唐衡者尤桀黠，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恥之，不娶。因以妻彧。永漢元年，舉孝廉，爲守宮令。董卓之亂，求出補吏，除亢父令，棄官去。冀州牧同郡韓馥，遣將迎之。彧至，而袁紹已奪馥冀州，待彧以上賓之禮。初平二年，彧辭紹，從曹操于東郡。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以爲奮武司馬。興平初，擊陶謙，使守郵城，任以畱事。會張邈、陳宮以兗州歸呂布，諸城皆應之。彧勒兵設備，故能自保。又與程昱謀，使說范、東阿，卒全三城，以待操。陶謙死，操欲取徐州，還乃定布。彧諫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固根本，以制天下。進可以勝敵，退可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故能平定山東。此實天下之要地，而將軍之關河也。若不先定之，則根本將何寄乎？宜急討陳宮，使不得西顧，約食蓄穀，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討袁術，以臨淮泗。今舍布而東，民心益危。雖鄆城、范、衛可全，其餘非已之有。若攻徐州不克，將軍其安歸乎？」操乃止。大收麥復與布戰，布敗走兗州。平建安元年，獻帝自河東還洛陽。或以韓暹、楊奉新將天子到洛，未可卒制。彧勸操曰：「昔高祖東伐，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舊而增哀誠。因此時奉

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宏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爲。韓暹楊奉安足恤哉。若不時定使豪杰生心後雖欲爲無及矣。操從之及帝都許操爲車騎將軍或爲漢侍中守尙書令。操每攻戰在外。凡軍國事皆與或籌焉。又進荀攸鍾繇郭嘉等爲操謀臣。袁紹旣并河朔。有驕氣而操敗于張繡。紹與操書其辭不假借。操謂或曰。今欲討不服而力不敵何如。或曰。今與公爭天下者維袁紹耳。紹外寬內忌。公明達不拘。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法令不立。雖衆難用。公法令既明。士卒致死。此武勝也。紹飾知以收名譽。公推誠不爲虛美。此德勝也。夫以四勝輔天子扶義征伐誰敢不從。紹雖強其何能爲。操說乃說操先取呂布而後攻紹。操從之。三年遂擒布定徐州。五年紹帥衆攻操。操與相拒。紹兵勢甚盛。或曰。紹兵雖多而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顏良文醜。匹夫之勇可一戰而擒也。後皆如其策。操保官渡。紹圍之。操軍餉不繼。書與或議還許。或報曰。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臯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爲先退則先屈。公溢其喉已半歲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從之。以奇兵襲破紹。操欲南擊劉表。或曰。今紹敗其衆離心。不因而定之而遠兵江漢。若紹收其餘燼乘虛以出。則公之事去矣。操乃止。八年封萬歲亭侯。九年操拔鄴。自領冀州牧。或說操宜復置九州。冀部所統旣廣。天下服矣。操將從之。或曰。若是則冀州當得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并之地。所奪者衆。人心易動。一日生變。天下未易圖也。願公先定河北。然後脩復舊京。南臨荊州。責王貢之不入。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天下

大定乃議古制操從其言十二年操將攻劉表問計于彧曰今兩河既平荆漢知亡矣可聲出宛葉而間行輕進以掩其不意操遂行會表死遂取荊州十七年董昭建議欲進操國公九錫備物密以訪彧彧曰曹公本興義兵以董正漢朝雖勳庸榮著猶秉忠貞之節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悅會攻孫權表彧勞軍于譙因畱彧以侍中參丞相軍事操軍向須濡彧病畱壽春操饋之食發視乃空器于是飲藥而死年五十初董承等受帝密旨誅操事泄操殺承等伏后與父完書言操殘逼之狀帝方爲承等報怨完以示彧彧惡之隱而不言完妻弟樊普封以示操彧恐事覺因勸操以女配帝操曰伏后在吾女何得配上彧曰伏后往嘗與父書惡言及公可因此廢操曰卿昔何不言彧佯驚曰已嘗爲公言之操曰此豈小事而吾忘之耶以此憾之而外示優容及董昭九錫之議彧意不同積前憤殺之然弑后之謀實自彧發

董昭

董昭字公仁濟陰定陶人袁紹以爲魏郡太守背紹歸張楊楊以爲騎都尉復彌縫楊奉等使共迎曹操操爲鎮東將軍昭爲符節令又爲操畫策挾天子以令諸侯且使請車駕幸許累遷魏郡太守操定鄴除諫議大夫從操征烏丸操患糧餉不繼乃建議鑿平虜泉州二渠以通海運操表封千秋亭侯轉司空祭酒日夜爲操謀所以代漢曹丕篡漢遷大鴻臚轉侍中封都鄉侯遷太僕曹叡初進封樂平遷衛尉拜司徒卒年八十一

華歆

華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舉孝廉爲郎。以病去官。何進輔政。召爲尙書郎。董卓遷帝長安。歆求爲下邽令。不許。遂抵南陽。從袁術于穰。會太傅馬日磾。安集關東。辟爲掾。詔拜豫章太守。爲政不煩。孫策略地江東。遣太史慈招撫劉繇餘衆。因使察歆所爲。慈語策曰。子魚非籌略士。無他方規。自守而已。無能爲也。又丹陽僮芝據廬陵。鄱陽民帥別立宗部。不受子魚所遣長吏。言我已別立郡。須漢遣真太守來。當迎之耳。子魚不惟不能諧附廬陵。鄱陽近自海昏。有上繚壁五千家。相結作宗伍。調遣一人。亦不可得。惟坐視之。策遂有并兼之志。及策兵次椒丘。歆迎降。曹操在官渡。表天子徵歆。權不卽遣。歆請曰。將軍始奉王命。今畱僕。是養無用之物。非良計也。權乃遣之。旣至。拜議郎。參軍事。入爲尙書。代荀彧爲尙書令。先是伏后與父完書。言操殘逼之狀。至十九年。操始知。逼帝廢后。帝不許。操遣歆與御史大夫郗慮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匿壁中。歆壞戶發壁。手牽后出。后被髮徒跣。執帝手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吾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郗公天下寧有是事邪。遂弑后。并弑二皇子。丕爲魏王。以歆爲相國。及篡漢。改司徒。封安樂鄉侯。曹叡初。進封博平。轉太尉。建興九年卒。

郗慮

郗慮字鳴豫。山陽高平人。荀彧薦之於操。操以爲御史大夫。操常疾孔融。有時譽。慮希操旨。奏免融官。復誣以非而族之。其陰險禍賊類如此。

贊曰。唐人杜牧稱彧勸操取兗州。則比之高光官渡之役。則比之楚漢。及事已就。乃欲要名于漢氏。譬之教盜穴牆發篋而不與同挈。不謂之盜可乎。世皆以牧之言爲確論。而范曄謂或有殺身成仁之義。近世司馬光亦以其功過管仲。且以仁許之。曄不足道也。而光亦爲之雖然。彧之罪終不以二人之言而少掩。夫人苟犯天下大義。雖顏孟爲之辭。世且不直之。況曄輩乎。華歆郗慮以名德自居。梟獍其行。前史無一言譏其非者。吁可怪哉。

荀攸

荀攸字公達。彧從子也。何進秉政。召海內名士。攸至。拜黃門侍郎。董卓之亂。攸與議郎鄭泰、何容、侍中种輯、越騎校尉伍瓊等謀殺卓。事垂就而卓覺。以容、攸繫獄。容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曹操以天子都許。召爲尙書。與語大悅。謂荀彧、鍾繇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何憂哉。以爲軍師。建安三年。從操攻張繡。攸曰。繡與劉表相恃爲強。然繡以游軍仰食于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救援。不從。表果救之。軍敗于穰。操曰。不用君言至此。操攻呂布于下邳。布固守。操軍欲還。攸與郭嘉說曰。布勇而無謀。三戰皆北。其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爲主。衰則軍無奮意。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之計未定。急攻之。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禽布。袁紹遣郭圖等攻東郡。太守劉延于白馬。紹引至黎陽。操救延循河而西。紹渡河追操至延津。操與紹將文醜戰。敗之。皆攸計也。操與紹相持官渡。攸謂操曰。紹運車且至。其將韓莫銳而輕敵。擊可破也。操問誰可使者。攸曰徐晃。

乃遣晃及史渙要擊破之。會紹許攸叛紹來奔。言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迎糧可擊而取。衆皆疑。惟攸與賈詡贊其計。操自往破之。斬瓊等。紹以故敗。操欲攻劉表。而紹子譚、尚爭冀州。譚遣辛毘求救。操將許之。其屬皆以表爲強。宜先表而後譚。尚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十萬。今兄弟交惡。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操乃許譚和。遂破尚。其後復斬譚於南皮。冀州平。操表封陵樹亭侯。轉中軍師。操稱魏王。爲尙書令。操每稱之曰：「公達外愚內知。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善。無施勞。知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不能過也。」與鍾繇善。繇言：「我每有所行。反復思之。自謂無以易。以咨公達。輒復過人意。」從攻孫權。道病卒。

## 賈詡

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董卓入洛陽。詡以太尉掾遷討虜校尉。卓壻牛輔屯陝。詡在輔軍。卓敗。輔亦死。其黨李傕、郭汜等散兵間行歸鄉里。詡曰：「聞長安中欲盡誅涼州人。而諸君棄衆單行。卽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衆西向長安。爲董公報仇。衆以爲然。傕等旣陷長安。殺王允等。乘輿蒙塵。公卿戮辱。民庶死者十八九。而曹操等階之竊國。皆自詡一言始。時論其惡又甚于卓。詡爲左馮翊。傕等欲侯之。詡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又以爲尙書僕射。翊曰：「僕射官之師長。翊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縱詡昧于榮利。奈國朝何。傕復以詡爲宣義將軍。傕旣敗。復從張繡。爲繡畫計。歸曹操。操以爲執金吾。封都亭侯。參司空。

軍事建安十三年操旣得荊州欲順流攻吳詡曰明公威名遠著若乘舊楚之饒撫百姓使安土樂業江東可不勞衆而服操不從軍大敗時子丕爲五官將而操屬意于中子植嘗屏人問詡詡不對操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曰有所思耳操曰何思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操笑曰止丕篡漢卽拜太尉封魏壽鄉侯孫權聞而笑曰魏雖乏人何至用是人年七十七卒許攸者字子遠旣叛紹歸操與詡及荀攸等皆爲操謀臣然恃功驕慢嘗于廣坐呼操小字曰阿瞞汝非我那得冀州操曰汝言是也然內不樂竟陰使人殺之又有國淵者樂安人字子尼挾數任術操辟爲司空掾累遷魏郡太守時有投謗書操憤之必欲得其主名淵請畱其本書而不宣露其書多引二京賦淵刺功曹得三人臨遣訓以所學末及二京賦曰此博物之書也世人忽略少有其師可求能讀者從受之又密諭旨旬日得能讀者遂往受業吏因請作箋比方其書與所投者正同攝問具服其謠險類此

程昱

程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長八尺三寸美鬚髯曹操至兗州與語悅之以爲壽張令操攻徐州使與荀彧留守鄆城張邈等迎呂布郡縣響應惟鄆城范東阿不動布軍降者言陳宮欲自將兵取東阿又使汎嶷取范吏民皆恐或謂昱今兗州唯有此三城宮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歸而說之昱乃過范說其令靳允曰聞呂布執君之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爲心今天下大亂豪杰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知者所詳擇也呂布麤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宮等以勢假合不能

相君也。兵雖衆必無成。曹使君知略不世出。君若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也。允曰。不敢有二時。汎嶷已在縣。允卽伏兵殺之。歸勒兵守。昱又別遣騎絕倉亭津宮。至不得渡。東阿令棗祗亦帥吏民堅守。卒完三城以待。操還執其手曰。微子吾無歸路矣。乃表爲東平相。屯范時。操與布戰于濮陽。數不利。又蝗蟲起。乃各引去。操欲與紹連和。紹欲使操遣家居鄴。操新失兗州。軍食且盡。將許之。昱適還。曰。昱聞將軍欲遣家與袁紹連和。有之乎。願將軍更慮之。操乃止。天子都許。以昱爲尙書令。操攻荊州。昭烈如吳。論者以孫權必害昭烈。昱曰。劉玄德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敵。權必資之以禦我。難解勢分。不可得殺也。權果多與昭烈兵以禦操。其後中夏漸平。操撫昱背曰。兗州之敗。不用君言。吾何以至此。宗人奉牛酒大會。昱曰。知足不辱。吾可退矣。乃闔門不出。操稱魏王。以爲衛尉。與中尉邢貞爭威儀。免。子丕篡漢。復爲衛尉。封安鄉侯。方欲以爲公。會卒。時年八十。初操乏食。昱略其本縣供三日糧。雜以人脯。由是大失素譽。

郭嘉

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荀彧薦之于操。操與論天下事。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表爲司空軍祭酒。與昱齊名。攻呂布。三戰破之。布退固守。時士卒敵疲。操欲引還。嘉說操急攻之。遂擒布。比操破袁譚。尙皆其計也。封洧陽亭侯。又說操攻袁熙。及三郡烏丸。皆大破之。斬蹋頓。名王以下。尙及兄熙走遼東死。嘉有算略。達于事情。操常曰。惟奉孝爲能知孤意。還自柳城卒。時年三十八。後操攻荊州。還巴丘。旣大敗而軍疾疫。歎曰。奉孝在。不使孤至此。

劉曄

劉曄字子揚淮南成德人光武子阜陵王延之後也許劭名知人嘗稱其佐世之才曹操辟爲司空倉曹掾操攻張魯至漢中山峻難登軍食頗乏卽日引歸令曄督諸軍使以次出曄策魯可克馳白操不如進攻操從之魯走漢中遂平曄進曰明公今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可傳檄而定劉玄德人杰有度而思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以公之明因而攻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于治國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人心旣定據險守固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後必爲患操不從居七日益州降者言蜀中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不能安也操問曄曰今可擊否曰今已小定未可也乃還建安末昭烈宜都太守孟達來奔達容止可觀不器之以爲新城太守曄以達有苟得之志而恃才任術必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吳漢接境必爲國患後果謀歸漢章武二年爲侍中曹叡初封東亭侯遷大鴻臚卒子陶善縱橫有才而薄于行官至平原太守

蔣濟

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爲州別駕嘗以公事至譙操謂曰昔孤與袁本初對官渡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不得鈔今欲徙淮南民何如濟曰是時兵弱敵強不徙必失之今百姓樂土實不願徙懼必不安操不從而江淮十餘萬衆皆驚走吳後濟使鄴操迎笑曰本使避賊乃更驅盡之拜丹陽太守操攻孫權還以溫恢爲揚州刺史濟爲別駕辟丞相主簿關羽圍樊襄陽操以獻帝在許近敵欲徙都洛與司馬懿

說曰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使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之則樊圍自解操如其言權因襲殺羽子丕篡漢爲東中郎將上萬幾論丕善之入爲散騎常侍與曹仁南侵仁欲攻濡須洲濟曰敵居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是爲內地獄危亡之道也仁不從果敗仁卒復爲東中郎將代領其衆召爲尚書丕欲至廣陵濟表水道難通又上三洲論以諷丕不從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議者欲畱兵屯田濟以爲東近湖北臨淮若水盛時敵易爲寇不可安屯丕從之丕還到精湖水稍盡畱船付濟濟更鑿地作四五道蹴船令聚預作土豚遏斷湖水皆引後船一時湖水開遏入淮中丕謂濟曰事不可曉吾前決謂分半燒船于山陽池中卿子後致之略與吾俱至譙又每有所陳實合吾意自今討伐計畫善思論之曹叡初遷中護軍加散騎常侍曹芳嗣僞位爲領軍將軍封昌陵亭侯遷太尉初侍中高堂隆以魏爲舜後濟以爲舜本姓姬其苗曰田非曹氏之先著文以詰難曹爽之在伊南也濟與書言司馬懿之意不過免官而已既而懿夷爽族進封都鄉侯辭不許常恨其言之失發病卒

贊曰董卓國之賊天下所共仇而訥爲之報東京之亡禍根于此及辭李傕尙書之命則以朝廷爲解是欲以虛辭蓋實惡將誰欺耶昱脯人肉以啖操軍此盜賊所不忍爲者睥傾心曹氏而忘其宗國其昭、歆之徒與

# 續後漢書卷第三十七

## 魏載記第四

鍾繇

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舉孝廉爲尙書郎。累遷黃門侍郎。獻帝在西京。李傕、郭汜亂長安。關東隔絕。操領兗州。遣使上書天子。催汜欲拒絕之。繇說傕。納其使。由是操使命得通。荀彧旣數稱其才。聞其說。傕、汜操益虛心。天子得出長安。繇與尙書郎韓斌有力焉。後遷尙書僕射。封東武亭侯。是時關中諸將馬騰、韓遂各擁強兵。操方有事山東。以關中爲憂。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委以便宜。不拘常法。繇至。移書騰、遂等。爲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操在官渡。繇送馬二千匹給軍。操與書曰。關右平定。朝廷無西顧憂。公之勳也。昔蕭何鎮守關中。足食成軍。亦適當耳。其後匈奴攻平陽。繇帥諸軍圍之。未拔。而袁尚所置河東太守郭援以衆至。銳甚。諸將議欲釋之去。繇曰。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若棄而示弱。所在之民誰非軍讐。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爲未戰先自敗也。且援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爲營。及其未至。擊之可大克也。後果輕渡。未半。急擊大破之。斬援降單于。自天子西遷洛陽。人民單盡。繇徙關中民。又招亡叛以充之。數年。戶口稍實。操攻關中。得以爲資。操爲魏王。以爲大理。遷相國。子丕篡漢。遷太尉。封爲平陽鄉侯。曹叡初。進封定陵。遷太傅。初。操時議死刑可宮割者。繇請復肉刑。議者以爲非。遂已。至丕欲復

肉刑以有軍事復寢。至是繇上疏請如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其黥劓宮刑左趾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笞。人年二十至四五十雖斬其足猶任生育。今天下人少于孝文之世。計其所全歲三千人。張蒼除肉刑所殺歲以萬數。臣欲復肉刑歲生三千人。王朗議以爲繇欲輕減大辟之條。以增益刑之數。此卽起偃爲豎化死爲生。然臣以爲五刑之屬著在科律。自有減死一等之法。不死卽爲減。施行已久。不待遠假斧鑿於彼肉刑。前世仁者不忍肉刑之慘酷。是以廢而不用。今復行之。恐非所以宣洪化也。今欲按繇所欲輕之死刑。使減死之髡刑嫌其輕者可倍其居作之歲數。內有以生易死不貲之恩。外無以刑易笞駁耳之聲。議者多與朗同。遂寢。尋卒子毓嗣。毓字稚叔。機捷談笑有父風。累遷黃門侍郎。時大興宮室。民疲於役。毓諫以爲水旱可俟豐年。又言宜復關內開荒地。使民肆力於農事。遂施行。曹爽舉衆寇漢中。王師禦之。不得進。毓以書諭止。遂失爽意。出爲魏郡太守。爽死入爲廷尉。建議君父已沒。臣子得爲理。謗及士爲侯。其妻不得復配嫁。後爲青州刺史。加後將軍。遷徐州卒。弟會字士季。敏慧夙成。及壯有才藝。而博學精練。名理由是知名。爲中書侍郎。曹髦初。司馬師攻毌丘儉。會典知機密。司馬昭輔政。爲黃門侍郎。封東武亭侯。遷司隸校尉。雖在外司。時政損益。無不兼綜。然恃權害物。嵇康等小小嫌隙。皆致之死。凡昭所以傾曹氏。會謀爲多。炎興元年。昭使率衆與鄧艾犯漢。漢亡。會誣殺艾。尋以謀反誅。會嘗論易無互體。著書二十篇。名曰道論。實刑名家也。有嚴幹者。善春秋公羊。而繇好左氏。謂左氏爲太官。謂公羊爲賣餅家。數與幹辨析長短。繇機捷善持論。而幹呐口。或絀而無以應。繇謂幹曰。公羊竟爲左氏服矣。幹曰。

直故吏爲明使君服耳。公羊高未肯也。

陳羣

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祖寔。父紀。叔諶。皆有盛名。爲兒時。寔常奇之曰。此兒必興吾宗。昭烈臨豫州。辟爲別駕。時陶謙死。徐州迎昭烈。昭烈欲往。羣說曰。袁術尚強。今必與之爭。呂布若襲將軍之後。將軍雖得徐州。事必無成。昭烈不從。遂東與袁術戰。布果襲下邳。遣兵助術。昭烈軍敗。恨不用陳羣言。舉茂才不行。曹操辟爲司空西曹掾。薦廣陵陳矯。丹陽戴乾。操皆用之。除蕭贊令。後以司徒掾舉高第。爲治書侍御史。參丞相軍事。操稱魏王。遷御史中丞。操欲復肉刑。曰。安得通理達於古今者。使平斯事乎。昔陳鴻臚以爲死刑有可加于仁恩者。正謂此也。汝能申其父之說乎。羣曰。臣父紀以爲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興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著劓刖。滅趾之法。所以弼政輔教。懲惡息殺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窬之姦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行。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以刑殺如此。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貿矣。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肢體。而輕人軀命也。時鍾繇與羣議同。王朗及議者。以爲未可行。操善羣言。以有軍事故寢。轉侍中。領丞相東西曹掾。子丕。待以交友之禮。嘗歎曰。自吾有回門人。以親代父爲相。封羣昌武亭侯。遷尚書。及篡漢。遷僕射。加侍中。徙尚書令。進封潁鄉侯。丕。侵吳。以爲中領軍。還爲鎮軍大將軍。領中護軍錄。尚書事。丕病。羣與曹真、司馬懿等受遺詔。

輔政。叡初進封潁陰。頃之爲司空。上疏宜崇德布化。惠恤羣庶。曹真請數道犯漢。從斜谷入。羣以爲昔攻張魯。多收豆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旣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先鈔截。多畱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叡從其議。真又請從子午道。羣又陳不便。并言軍事用度之計。叡以羣議下。真真不從。遂行。霖雨積日。羣又以爲宜召真還。從之。時盛夏。營宮室。百姓失農時。羣上疏曰。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民絕少。比文景之世。不過一大郡。且邊境不寧。將士勞苦。若有水旱之患。國之深憂也。宜講武勸農。以待強敵。今舍此而先宮室。懼百姓遂困。將何以應敵。建興十四年卒。祖終太丘長。父大鴻臚。羣官至三公。而德望每不及先人。時以爲公慚卿。卿慚長。子泰字玄伯。仕至尚書右僕射。與司馬師、及其弟昭皆友善。昭嘗問沛國武陔曰。玄伯何如其父。陔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爲己任。不如也。明達簡至。立功立事。則又過之。初。羣以吏部不能審天下之士。于是制九品官人之法。令郡國各置中正。州置大中正。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爲之。使銓次等級。以爲九品。有言行修著。則升之道義虧闕。則降之。吏部憑之。以補授百官。後行之寢久。中正或非其人。姦弊日滋。至晉劉毅始陳中正之設有八損。請除。武帝善其言。不能革。

陳矯

陳矯字季弼。廣陵東陽人。太守陳登請爲功曹。郡爲孫權所圍。登使求救於曹操。說操曰。鄙郡雖小。形便之國也。若蒙救援。使爲外藩。則吳人挫謀。未從之國。望風景附。崇德養威。此王業也。操奇矯欲畱之。矯辭